初版前言

大冈升平的《武藏野夫人》的主角之一，是一位讲授文学的教书先生，小说家对他作过这样的批评："这位在课堂上讲授文学的教书先生，作为他所讲授的文学的俘虏，实际上是永远置身于人生之外的。"

文学原本或是人生的反映，或是人生的延伸，或是人生的其他什么（这随各派文学理论的看法不同而异），总而言之与人生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位讲授文学的教书先生，却竟然永远置身于人生之外，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反讽啊！

这位教书先生之所以会置身于人生之外，是因为他成了"他所讲授的文学的俘虏"。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成为我们的活动对象的俘虏，农夫会成为他所耕作的那块土地的俘虏，哲学家会成为他所信奉的那种理论的俘虏，教书先生则会成为他所讲授的那些课程的俘虏……一旦我们成了我们的活动对象的俘虏，我们就会忘记我们从事这类活动的初始动机，以及从事这类活动与实际人生的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为讲授文学的教书先生中的一员，我们感到小说家的上述批评，也许更是针对我们这样的人而发的。尤其是因为我们所研究的，乃是产生于遥远的过去的古典小说。这使我们更容易忘记研究它们的初始动机，以及这种研究与实际人生的关系。于是我们便不知不觉地成了古典小说的俘虏，成了永远置身于人生之外的人。

然而古典小说之所以对现代人仍有意义和价值，正是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实际人生仍能取得沟通与联系。尽管所有那些古老的场景、陈旧的技巧、常弹的老调、过时的观念等等，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昔日曾经有过的魅力，但是蕴含在这一切后面的人性的意蕴，却仍在闪耀着熠熠的光彩，吸引着对于人性具有普遍兴趣的现代读者的视线。如果要说古典小说中蕴含着对于现代人仍然有用的智慧，那么也只能把它理解为洞达这种人性意蕴的智慧。

是的，正是古典小说中的这种人性的意蕴，成了沟通古典小说与现代人生的桥梁。因为比起一切外在的东西来，人性的变化要深沉缓慢得多。在一套完全陌生的服饰里面，有着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躯体；而在这似曾相识的躯体里面，则跳动着一颗我们非常熟悉的心灵。这使得古典小说并不至于与现代人生完全隔绝。

正如夏志清所指出的："批评的问题，仍以一则故事或一部小说对人类的情况是否言之有趣或紧要为先决条件……他们的任务，不仅在使我们对他们的故事感到兴趣，

而且在使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对人性的了解有无重要性。”[①] 我们研究古典小说的根本目的之一，也便是究明古典小说中所蕴含的人性意蕴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促进古典小说与现代人生之间的沟通，也才能使我们免于成为我们所研究的古典小说的俘虏。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试着这样做之前，我们想先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我们想听从佛斯特的劝告，把所有的古代小说家“看成是同时在写他们的作品的”[②]。因为我们同意他的看法：正因为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因而浸淫于人性之中的小说，当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时，也可以看作是同时存在的。在这里空间的因素要比时间的因素重要得多。这个方法也许不适用于那些重视时间因素甚于空间因素的文学史或小说史性质的研究，却适用于我们此书所欲处理的小说中的人性意蕴之类问题。其实在《诗歌：智慧的水珠》一书中，我们就已经尝试过这种方法了。在那本小书中，尽管我们也经常留意各个时代的诗歌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是把诗人们“看成是同时在写他们的作品的”。

然而说起“人性”，这又是一片多么广无涯涘的沼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只要与人有关，不可以被看作是人性的表现的；而人性的一些基本方面，诸如“同情”、“怜悯”、

①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何欣译)，载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 页。

② 佛斯特《小说面面观》(阙名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 页。

“好逸恶劳”、“势利”、“喜新厌旧”等等，也早已成了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了。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在涉入这片沼泽后容易脱身，我们打算为自己划定一个有限的范围：我们将尽量沉入人性的深渊，我们将尽量展示深渊的风景。也许深渊的风景会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完全不必为此感到惊慌。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人性洞幽烛微，依赖的其实正是人性本身的光芒。人性的伟大正在于它能洞达自己，深渊的呈露正说明了智慧光芒的明亮。

我们此书虽以古典小说及其蕴含的智慧为讨论对象，但我们有意识地尽量少谈那些广为人知的长篇名著，而多谈那些较少受到人们注意的短篇小说，尤其是那些短篇白话小说。这一偏向完全和“人性”的问题无关，也就是说，完全不是因为比起长篇名著来，我们认为短篇小说在表现人性方面做得更为出色。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和篇幅都很有限，而那些长篇名著的世界又过于繁富，所以我们不得不部分放弃那种试图在像本书这样的小书中全部加以处理的野心；也是因为人们在长篇名著上面所花的精力，要远远超过在短篇小说上所花的；还是因为我们个人对于短篇小说的世界深感着迷。这最后一项可以说是一个纯属私人的爱好。

由于性质使然，本书的分类和编排都是随意的，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也可以到任何地方结束。书中的引文，如果是小说原著，那么大都出于流行的版本，不一一注明出处；如果是研究论著，则因为一般读者不一定容易找

到，所以还是一一详注出处，既为有兴趣者提供进一步了解的线索，也藉以表示我们对那些我们曾经深受其惠的学者们（无论是我们同意其观点的抑是不同意其观点的）的敬意。

秋去冬来，我们的日子像树叶一样纷纷飘落。作为人生的酸涩的果实，也许这本小书能够成为对于那些逝去的日子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罢？

邵毅平

1991 年 12 月 1 日识于复旦大学

2007 年 12 月 13 日改于沪上胡言作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初版前言 …… 1
第一章　人性的枷锁 …… 1
所未臻者爱而已 …… 1
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 5
奈何婚眇姬之陋女 …… 9
堪恨妇人多水性 …… 12
潘金莲唱曲 …… 16
第二章　存在的荒谬 …… 22
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 …… 22
我们何尝听见些儿 …… 26
我爷设这一计大妙 …… 30
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 …… 33
荣华难以久恃 …… 37
第三章　愿望的喜剧 …… 41
乃连下二十滴 …… 41
奇特的命运 …… 43
丹炼不成也罢了 …… 46
第四章　心理的黑洞 …… 50
男孩为什么要保卫母亲的贞操 …… 50
一个与成人世界相对立的孩子世界 …… 54
强者之孽 …… 59
从来廉吏最难为，不似贪官病可医 …… 63
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 …… 66

第五章　好人的报酬 …… 71
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 …… 71
孝义名高身并荣 …… 76
又不邀己之誉以讨上台的奖赏 …… 79
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 …… 83
第六章　恩仇的世界 …… 86
我的文名也够了 …… 86
感恩是一种负担 …… 89
这叫做知恩报恩 …… 92
因果报应：人际关系的“能量守恒定律” …… 95
第七章　犯规的乐趣 …… 101
为了伸张正义，就可以接受误判吗 …… 101
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曾责他 …… 105
鲁智深吃狗肉 …… 108
只因贪吝惹非殃 …… 111
第八章　他人的地狱 …… 116
造物者偏要颠倒英雄 …… 116
怨毒之于人深矣 …… 118
小隙谁知奇祸连 …… 121
且教他吃我一弹 …… 126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130

第九章　人际的宿命 …… 134
父母的悲哀 …… 134
子女的悲哀 …… 138
夫妇的悲哀 …… 142
朋友的悲哀 …… 149
为什么杜十娘有了百宝箱还要自沉 …… 154
第十章　男人的困惑 …… 159
妖气入肌，添得百倍精神 …… 159
小儿放纸炮，又爱又怕 …… 162
亲妻忍得弃贫儒 …… 167
功名是大事，表子是末节 …… 171
第十一章　情欲的深度 …… 177
妲己回首戏刽子 …… 177
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 …… 181
孤孀不是好守的 …… 185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 …… 188
第十二章　作者与读者 …… 192
滕大尹与陈太守 …… 192
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 …… 196
困惑于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 …… 198
善恶分明的小说的人性基础 …… 202
代结语 …… 206
重版后记 …… 210

第一章 人性的枷锁

所未臻者爱而已

人类曾经嘲笑过那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但是他们也不能不嘲笑自己，因为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短促的人生与那不知春秋的蟪蛄，不知晦朔的朝菌，其实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

为了超越短促的人生，人们设想过各种方法。人们幻想着成为这样一种超人，他们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在，与日月齐寿，这就是所谓的“仙人”。

但是要成为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仙人，人们就必须放弃人所具有的一切，尤其是人的七情六欲。只有根除了七情六欲，也就是根除了人性，才能成为仙人，才能长生不老。

然而，正因为人性乃是人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人只要一日为人，则人性便永不能根除。因此所谓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便永远只能是幻想，便永远不可能实现。

美妙的幻想难以实现，这当然是个悲剧；但正是通过幻想的破灭，人们反而认识到了人性的可贵，这又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喜剧。这或许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人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试图摆脱人性始，却以肯定人性终。

以著名的杜子春为主人公的若干小说，如李复言的《杜子春》（《太平广记》卷十六引《续玄怪录》；一说出牛僧孺《玄怪录》）、《杜子春三入长安》（《醒世恒言》第三十七卷）、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等，便都表明了人要摆脱人性是如何的困难这一主题。

杜子春像是一个东方的浮士德博士，因为一再得到一个道人的资助，所以答应献身于道人的炼丹事业。道人要杜子春替他看守丹炉，只要他一个晚上保持沉默，丹就能够炼成，杜子春就能够成仙。杜子春发现要保持沉默是困难的，恐怖和悲惨的事情接踵而来，不过他都一一经受住了考验。但是到了最后，当杜子春被变成一个女人，她的儿子被一下子摔死的时候，他不觉痛苦失声："噫！"于是幻觉消失，恶梦醒来，丹炉烧毁，炼丹失败。道人懊丧之余，指出杜子春爱心未泯，并哀叹仙才的难得：

> 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李复言《杜子春》）
>
> 人有七情，乃是喜怒忧惧爱恶欲，我看你六情都尽，惟有爱情未除……可惜老大世界，要寻个仙才，难得如此！（《杜子春三入长安》）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像杜子春这样能够忘掉六情的，已属不易，可是他最终仍不能忘掉爱，尤其是亲子之爱，这

说明在人的七情六欲之中，爱的力量尤为强大。小说表面上的意义指向是要提醒人们，只要忘掉了爱，人就能够成仙，就能够解脱；但是小说实际上的意义指向却正好表明了相反的事实：人是不可能没有爱心的，因而人是永远无法成仙的，也是永远无法解脱的。

而且，更进一步说，其实连爱之外的六情，人们也是难以放弃的。杜子春的能够忘掉六情，只不过是小说家的虚构，用来说明他的不同寻常。在另外一些道家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一点的证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一卷）里的吕洞宾，有一天问他师父："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师父的回答使他颇为失望："只度得你一人。"师父见他不甚相信，便答应给他三年时间，"但寻的一个来，也是汝之功"。结果三年之中，吕洞宾竟然一个都未度得。《张道陵七试赵升》（《古今小说》第十三卷）里的张道陵，在二百三十六个弟子中，只度得赵升、王长二人，其余二百三十四个弟子，均是"俗心未除，安能遗世"，这正说明了七情六欲之难以忘却。所以作者感叹道："不是世人仙气少，仙人不似世人心。"又说："世人开口说神仙，眼见何人上九天？不是仙家尽虚妄，从来难得道心坚。"这类宣扬成仙得道的道家小说，都表现了七情六欲的难以根除，从而也像有关杜子春的小说一样，反而证实了人性的难以泯灭。

然而，上述这类故事的实际意义指向所揭示的，还不仅仅是以上这种消极的证明，而且也是如下这种积极的疑

问，那就是人是否应该抛弃自己的人性，去追求成为那无人性的仙人？至少在以杜子春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可以说，比起成仙的价值来，小说家们更多地肯定了人性的价值。杜子春之“不能”放弃爱，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其实正是因为他“不想”放弃爱（我们应该还记得那句著名的台词“因为不想，所以不能”）。这些小说表明，人其实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性，他们为自己的人性感到骄傲，比起成为无人性的仙人来，他们也许宁可做具有“爱情未除”之类“人性的弱点”的凡人。

李元贞很正确地指出：“子春归别道士，只愧其忘誓，未报恩而已，并不对自己因‘爱心’未泯成仙失败而恨。仙才的难得，在于连‘爱心’亦要泯除——这是人性中最值珍贵的一种。李复言几乎是从反面来肯定这点。一个具有爱心，具有热情的人类，是否适合无情无觉的神仙世界？杜子春的失败无宁是表现出他人性的可爱的一面……李复言在此……更表现了人为了人性最深处的‘爱’而放弃了天命。”[①]说起来，人们在成仙得道方面的无能为力，恰恰证明了他们坚持人性的意愿的强烈。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芥川龙之介在把《杜子春》译成日文时，对其结尾作了较大的改动。他把原先小说中从反面来肯定的人性的价值，转而从正面来加以肯定。在他的《杜子春》中，杜子春是因为听到母亲的声音，

① 李元贞《李复言小说中的点睛技巧》，载柯庆明、林明德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小说之部（二）》，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31页。

失口喊出“妈妈”,而失去成仙的机会的。但是他却不仅不感到后悔,反而还积极肯定自己的行为:“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我打算真正像一个人那样,正直地生活下去。”那个道人也从原先小说里仙才的考试者,一变而为人性的检验者,他不仅没有责备杜子春的失信,反而对杜子春说了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假如那时你缄口无言,我正想立刻结束你的生命!”[①]传统小说中从反面含蓄地肯定的人性的价值,就这样被芥川龙之介从正面作了明确的阐发;然而虽说从正面作明确阐发的是芥川龙之介,但肯定人性的价值的倾向却是原先就存在的。

“总是七情难断灭,爱河波浪更堪悲!”(《杜子春三入长安》)其悲乎?岂其悲乎!

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人之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并因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古代的圣贤们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并常常为之感到痛心疾首的事。的确,人不是无情之物,也不是无欲之物,因而人之易受各种诱惑,似乎便也成了人的宿命。

但是要说易受诱惑,则人之外的其他动物恐怕也是如此,初不独以人为然。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别之处,是一方面人是有理智的动物,能够权衡利害关系,在遇到诱惑的

① 转引自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353页。

时候，常能诉诸理智的判断，作出接受抑是拒绝的选择；但同时另一方面，尽管人是有理智的，却仍然还是一种动物，那更为原始的易受诱惑的本能，往往还是为理智所不能制约。于是对于诱惑，便形成了一种“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自相矛盾的态度。“眼里”象征的是理智，“肚里”象征的是欲求，理智已经明白的事，欲求却并不明白。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枷锁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李复言的《薛伟》（《续玄怪录》卷二）、《薛录事鱼服证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里的薛伟，便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身不由己地接受诱惑的场面。且看后者。

薛录事生了一场大病，发了很厉害的高烧。在昏昏沉沉之中，他来到一个湖边。他想要凉快一下，于是便跳入水中，变成了一条鲤鱼，快乐地游来游去，享受着湖水的清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感到肚子越来越饿了。正在此时，他看见治下的渔户赵干摇着渔船而来，在赵干的钓钩上挂着香喷喷的诱饵，于是他的心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 薛少府自龙门点额回来，也有许多没趣，好几日躲在东潭，不曾出去觅食，肚中饥甚。忽然间赵干的渔船摇来，不免随着他船游去看看。只闻得饵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边，想到：“我明明知他饵上有个钩子。若是吞了这饵，可不被他钓了去？我虽是暂时变鱼耍子，难道就没处求食？偏只吃他钓钩上的？”再去船傍周围游了一转，怎当那饵香得酷烈，恰似钻入鼻

孔里的一般，肚中又饥，怎么再忍得住？想到："我是个人身，好不多重，这些些钓钩怎么便钓得我起？便被他钓了去，我是县里三衙，他是渔户赵干，岂不认得？自然送我归县。却不是落得吃了他的？"方才把口就饵上一合，还不曾吞下肚子，早被赵干一掣，掣将去了。这便叫做"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聪明的鱼儿在咬钩前常常徘徊再三，这是因为它们要判断食物是否安全。如果它们认为有危险，它们就不会吃；如果它们判定没有危险，它们就会吞钩。而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一眼识破诱饵的危险，却又不由自主地去吞钩的，那才正是人的心理，而不是鱼的心理，是人的愚蠢，而不是鱼的愚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间一致的地方，在于人和动物都会为了"贪吃诱饵"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其间的不同之处，无疑在于动物不一定事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人却往往是事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这么说起来，人有时候真可谓是"禽兽不如"了。

薛录事变成的鲤鱼的遭遇，还表现出人性的另一种可笑而又可怜的弱点，那就是当我们走上接受危险的诱惑的道路时，我们还常常会抱着一种认为唯独自己可能例外的侥幸心理。我们也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认为一般的钩子钓我们不起；我们又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幻想着因了我们种种有利的身份，诱惑后面的危险会放过我们。但最终我们"好不多重"的"人身"，我们"县里三衙"的地位，都无法使我们得以避免危险，而只落得个被渔夫"一

掣掣将去了”,并被送上厨房砧板的下场。

说起来,正因为我们大都具有“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人性弱点,也正因为我们大都抱有唯我例外的侥幸心理,那些胆大妄为之徒才敢于公开地下钩子,放诱饵,而我们也就像那些身不由己地跳向蛇口的青蛙一样,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在他们手里栽了跟斗。

有意思的是,小说家也许是怕读者过于老实,或者是过于迟钝,把薛录事变成的鲤鱼的心理,仅仅看作是鱼的心理,以致把他的良苦用心轻轻放过,所以在后面又写了那个渔户“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遭遇,庶几使读者不至于误入歧途。

话说那个渔户赵干为了领取鱼钱,跟着衙门里的公差张弼一直到了县里。不料县官老爷们因等得久了,对张弼的迟到大发其火。张弼却把责任全部推给赵干,使得赵干被打了五十下皮鞭,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 你道赵干为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张弼到县,自讨打吃?也只恋着这几文的官价,思量领去,却被打了五十皮鞭,偿又不曾领得,岂不与这尾金色鲤鱼为贪着香饵上了他的钩儿一般?

上别人钩的也就是让别人上钩的,看到这儿我们可真笑不出来。

鱼儿是自由的,如果没有那“香得酷烈”的诱饵;但如果没有那“香得酷烈”的诱饵,鱼儿又会感到美中不足。——这是悲剧,抑是喜剧,还是闹剧?

奈何婚眇姬之陋女

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每抱有不安恐惧的心情。因为人生为各种力量所左右，遂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于是人们发明了“命运”这一观念，来概括所有那些支配自己的力量。人们把各种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发生，看成是命运在冥冥之中运作的结果。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很早便有了命运的观念。即使像王充那样充满理性精神的思想家，也还是不得不以“命定论”来解释人生。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命运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宣扬命运观念的小说，可以说比比皆是。

命运之类观念的发明，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于个人意志的怀疑与不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人们试图逃避选择的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定感的心理倾向。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每每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千方百计地与命运抗争。虽说一般认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个人意志总不免要处处碰壁，但是人们却仍然不愿放弃抗争的努力。这构成了真正的古典意义上的悲剧，表现出人类旺盛的抗争精神。而且，失败越是不可避免，这种抗争精神也就越是显得悲壮。

李复言的《定婚店》（《续玄怪录》卷四）故事，便表现了人们这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尽管其抗争仍以失败而告终。杜陵士人韦固想要早日成婚，但尽管多方企求，却总是不能如愿。有一天，他遇到一个自称掌“天下之婚牍”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